

<<天堂有灯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堂有灯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556583

10位ISBN编号：7506556588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解放军出版社

作者：杨争

页数：18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天堂有灯吗>>

前言

知道杨争很早，认识她却很晚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在兰空当兵，常听朋友圈子里的人提到她。提之原因诸多，使我对这个人难免有了几分关注。不曾想见到杨争本人，竟是十年之后的事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在北京一所艺术学院的学生宿舍里见到她。很平常的女孩儿，圆圆的脸蛋，黝黑的肤色，头上扎着一个简单的马尾。一眼望去像个马来人。

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聊天的内容，小说，还是意识流，或是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之类的话吧。

她说过什么能让我记得住的话吗？

好像没有，只记得她好谈又好问，喜欢笑。

第二次见面，她竟记不得。

我却记忆犹深。

可以原谅，因为她那时个人生活几近崩溃。

第三次见面，又过了近十年，我们突然发现竟是近邻，住在同一个大院里。

从此我们有了较多交往。

她时不时会突然来到我家，扯东扯西，说几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

虽然我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彼此感兴趣的话题，如文学。

但她更爱与我争执，可又无法总占上风。

那时我常暗想，这是否与她的名字有一个争字有关？

曾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杨争很沉默，也不写任何东西。

我不知道她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里缘何封闭了自己。

是为生活，还是为感情，还是只为自己？

她在我面前从不流露黯伤。

只是有一次，她轻叹，现在还是男人的社会。

生不逢时，或者运气不佳。

很多人手里握着一把烂牌，因而郁郁寡欢也是常有的事。

只是觉得她不搞创作，很可惜。

于是每次见到她时，我总忘不了将这个话题一再重复。

我知道她会听懂。

认识一些搞创作的女人。

杨争比之起来，算另类吗？

也看过她写的东西，如传记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等等。

作品不多，却甚有灵性。

如她的为人，简单，率真，无修饰，不造作，无论言谈举止或字里行间，常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智慧和激情。

我更想把她或她的作品都一并称为：有味道。

在我看来，有味道的人和有味道的作品，一定是折射某种文化和品味。

不知为何，看到杨争这本散文集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：在我那间挂着多幅油画的房间里，她喝着很浓郁的咖啡，很认真地问我，关于生命的体验。

这个题目太不着边际了。

为什么不直接说死亡，或者说直接说痛苦？

现在才知，她不说的话，在这部《天堂有灯吗》的集子中，全都说尽了。

生命似乎都是相同的，生命的故事更是惊人的相似。

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感觉和体验，结论也许就南辕北辙了。

雨夜，孤灯。

<<天堂有灯吗>>

若能读这部小书，便算与作者会心一笑了。

<<天堂有灯吗>>

内容概要

《天堂有灯吗》是一部散文集，讲述了作者对人生、社会及大自然的诸多感受。主要内容包括：《大海，我的情人》；《在那高高的山坡上》；《黄脸婆》；《球球，雪人》；《十八岁的女孩儿，你为什么喜欢黑》；《关于你》；《女人的童话》等。

<<天堂有灯吗>>

作者简介

杨争，当过工人，入伍后上过空军军医学校，解放军艺术学院。当过军医，部队专业创作员、空政话剧团编剧等。出版过《女儿》、《送你一个梦》、《轻声细诉》、《寻船》等系列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人物传记。其创作的电视剧也曾多次获得全军优秀电视剧奖。

<<天堂有灯吗>>

书籍目录

大海，我的情人
在那高高的山坡上
黄脸婆
球球
雪人
十八岁的女孩儿，你为什么喜欢黑
关于你超越，文学与人生的对话
也谈中国女人的妻性与母性
关于几个名词和三毛的对话
女人的童话
面对儿子，大！
男人和女人，谁更容易
女人看女人——和女导演胡玫谈《雍正王朝》中的女人
那个年代的那个人
秋天
随想
温情是心灵深处的
港湾
房子爱自己人
俑
残瓷碎片
生命的保鲜
问祖
凤凰城
走笔
性和美
珍惜
哭孩儿
根
冷
心灵深处的小村庄
鬼城
取你所需
暗恋
难忘
三峡游
听雨
石头
世界美如斯
生命提纲
四季有花

<<天堂有灯吗>>

章节摘录

记不清姐姐是哪一年正式离婚的了。平日里姐姐也很少提到那位曾经是我姐夫的人，好像那段经历根本不存在似的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姐姐和姐夫是心平气和，友好离婚的。虽然离婚一事是姐姐提出的。但姐夫还是答应了姐姐提出的所有条件，包括由姐姐抚养孩子，以及孩子随姐姐姓，等等。

我不知道外界的舆论是如何看待姐姐的这场婚变的。不过，私下里总怀着一股说不清的惋惜之情。坦率说，姐夫无论从外表、学历、人品都还是不亚于姐姐的。至少两人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。一个主修内科，另一个则主修眼科。第一次见到姐夫时，便觉得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。虽说是浓眉大眼，肤色却白白净净的。尤其是那副秀郎镜，那有几分像女孩子的秀唇，那好看的颜色，更增添了几许书卷气。如果说差别还是存在的话，那就是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姐姐找了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。

记得父亲还在职在位时，家里的那栋小楼，座落在半山坡上。四周闲散着不少空地。父亲也是农家出身，即使公务缠身，可空闲时还是和炊事员、警卫员们一起开了几块菜地。种什么菜早忘了，却记得那菜总长得又黄又瘦，还总是被虫咬。夏日的黄昏冗长酷热和沉闷。每逢下班回来，总能看见山坡上的姐夫裤腿挽得高高的，挑着一担水，足跟着拖鞋，去给菜地浇水。姐姐和我却早就忙不迭的躲到屋里凉快去了。周末在家闲来无事时，便总能听到姐夫从楼下传来的歌声。甬问，这会儿他准在卫生间洗衣服。因为用自然的流水声为自己的歌喉伴奏，这似乎是姐夫的发明或专利。逢到这会儿，也和我们一样，坐在楼上听他唱歌的母亲，就会称赞道：“别说小朱的嗓子还真不错！”的确，姐夫的音色纯正自然，一点也不造作，一如他的为人。姐姐说，他原来是部队业余宣传队的，还会跳舞呢！不过姐姐又补充道，他跳得舞不外乎是文革舞，即拿起笔作刀枪之类。这话曾让我们开心笑过好一阵。不过我从没见过姐夫跳舞。那时候姐夫最爱唱的歌，莫过于蒋大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、《牡丹之歌》、《北国之春》。渐渐地我们已习惯了姐夫的歌声，在那悠扬的歌喉里，姐夫那舒展、欢愉的心境也通过了美妙的音符，传达给了我们每一个听歌的人。有时候一听姐夫唱歌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要在楼上随他的歌声喊上几嗓子。姐姐马上会叫到：不得了，男女声二重唱啦！

姐姐从不唱歌。或者说几乎就没听到她唱过一支完整的歌。所以偶尔要听到姐姐低低地哼几句，也会大呼小叫，稀罕的不得了。姐姐就像不爱唱歌一样，不爱姐夫。可你要问她为什么？她会极不耐烦地硬梆梆地回你一句：爱不起来嘛！我知道姐姐婚前曾有数次有花无果的恋情。可惜都是水中望月。也许正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所以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不想要却偏偏容易到手的东 西上。不能说是胆颤心惊，但姐夫看姐姐的眼神，总有一种怀里抱着瓷娃娃的感觉，生怕稍有闪失，就会把

<<天堂有灯吗>>

美丽却无情的瓷娃娃，摔个粉碎。

的确姐姐在我们家里要算长得漂亮的了。

像个印度美人。

姐夫一定也觉得姐姐很漂亮吧？

可惜我从没听到过他如此这般说。

婚后第二年，姐姐生了一个女儿。

看来她还是想完满这个不和谐的小家的。

人家说爱情美满的夫妻，一定能生出一个聪明漂亮的宁馨儿。

可姐姐姐夫这么漂亮的一对，却生了一个怎么长也不会超过他们的“丑小鸭”。

只是那女孩儿的嘴，几乎和姐夫一样，笑起来别有一番情致。

孩子刚出生的那些日子里，这一对夫妻似乎要忘却婚姻的不快，全神贯注的疼养起女儿了。

下班回家，经常看见姐夫在乒乓球桌上逗女儿开心。

姐夫无所顾及的笑声和幼儿甜美的笑声，完美地揉和在一起，给楼上的我们留下了如此清晰、美好而难忘的回忆！

不过，姐姐到底还是无法让理智战胜感情。

女儿三岁的时候，姐姐正式提出了离婚。

顿时遭到全家一致的反对。

那一夜姐姐差点去跳闽江！

姐夫在那一年，突然选择了去北京一家医院进修一年的机会。

记得当时我碰巧也出差去北京。

姐夫得知后，非常高兴。

两人相约周末晚上在宽街113车站，等候碰面。

同在异乡异地，一家人见面时的那股高兴劲，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只记得那天傍晚，华灯初上，街上车水马龙，路上行人大包小包，急匆匆地返家。

我靠在站牌下面，翘首以待。

蓦地看见一个穿着军装，肩上挎着黄挎包的熟悉身影从113电车上跳下。

顿时毫无顾及地大呼小叫起来，引得周围人一片侧目。

姐夫也很兴奋，那好看的嘴一直笑笑的，怎么也合不拢。

因为是在亲戚家吃饭，我们也不好深谈。

但我从他屡屡探询的目光中，感觉到了他的不安、沉重和怀念……我决心对姐姐的情况什么也不说。

尽可能多讲一些他女儿的事。

我们又约好第二天去参观中南海。

不巧第二天，我另有约会，计划只好取消。

当我用遗憾地语调通知他时，他显得有些沉默。

后来他执意要请我吃一次饭。

在新侨吃西餐时，我即兴编着瞎话哄姐夫开心。

不外乎是姐姐再无离婚之意，等等。

姐夫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朝我浅浅地笑。

那笑容寂寞和勉强。

不久我自己也陷入婚变当中，更无暇顾他了。

后来姐姐和姐夫是怎么离婚的，连我也不知道。

那一年等我回家时，两人早已办完了所有手续。

从那以后，我便很难再见到姐夫了。

逢到周末也没人再唱歌了，至于那山坡上的菜地，不知为什么，也早就荒芜了。

依稀中记得有一个星期天，突然姐夫来了，说是要接女儿到公园玩一玩。

姐夫黑了瘦了，依旧那身绿军装。

肩上斜挎着部队发的旧军包。

<<天堂有灯吗>>

只是那天下午他们从公园回来时，我们远远的看见山坡下的姐夫怀中紧抱着女儿，一步不肯放下的从山下抱到山上。

孩子一身新衣，两只小手满满的，又是汽球，又是冰糖葫芦，一副开心至极的样子。

后来父亲离休回北京，姐姐也带着女儿转业返京。

姐夫的消息就听得更少了。

只听人说，姐夫也转业了，而且去了香港。

姐姐的孩子九岁时，长得越来越像姐姐。

只是一笑起来，那神情依旧酷似姐夫，简直毫无二致。

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多半早熟。

孩子和她母亲一样，在别人面前从不轻易谈起她生父。

有时候你就是有意问她，姗姗，你还记得你父亲是什么样么？

她也冷冷地说：不记得。

不过那神情总让人在淡淡地失望之余，又生添出几分怜爱。

有一年年底，父母突然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挂历。

那娟秀好看的笔迹，一眼望知，便是姐夫的了。

挂历在客厅里挂了近一年的时候，姐夫又从香港寄来了一封长信，那信有写给我父母的，也有一封是写给他女儿的。

里面还夹了一张近照。

从像片上看，人到中年的姐夫明显发福了，虽然仍旧是那张熟悉的脸，熟悉的微笑，但身上已不再是军装了，更别说军用挎包。

他很闲散随意地坐在一家酒店的大堂里。

赶快拿着照片去问他女儿，这是你父亲么？

女孩儿的回答依旧淡淡的：噢，他比过去胖好多哟！

初听此话，不以为然。

这是事实嘛。

可细细一琢磨，哇，不得了。

能比较出父亲父亲现在和过去的胖瘦之别，那一定是把父亲旧时的模样印在脑海里很深吧？

难为她告别父亲时，也只有三四岁大。

不觉内心深处轰然一热。

心头酸酸的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得慌…… 岁月无情，生活无常。

忙碌的生活容不得人过份地沉湎于往事。

但偶尔闲来无事，也还是会想起那片总被虫咬的菜地，想起几首久远的歌…… 又一年的夏日，姐夫突然从香港来北京看女儿。

被老父挽留住在家中。

恰巧那一日傍晚回家，推门便看见餐厅的桌旁，温柔如许的灯光下，姐夫正专心致志地翻阅着女儿的作业，乖巧可人的女儿，早已长大，此时就站在父亲的身旁，显得亭亭玉立。

在远处老父老母，则均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报。

天！

这画面好像十几年来，一直如此，从未变过。

我不禁呆住了。

觉得眼前的情景恍惚如梦！

迷离得让人似是而非！

我不知道是人在嘲笑命运，还是命运在捉弄人！

姐夫抬起脸，朝我淡然一笑……

<<天堂有灯吗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